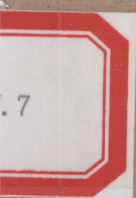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生太长了

张洁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Zhang Jie
2008.6

一生太长了

张洁 著

I247.7
Z121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47.7
Z1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太长了/张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2-007747-2

I. 一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985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
责任校对:韩志慧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一生太长了

张洁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3 千字 开本 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0 插页 2

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ISBN 978-7-02-007747-2

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	001
梦当好处成乌有	011
.com	052
听彗星无声地滑行	075
玫瑰的灰尘	097
四个烟筒	123
一生太长了	134

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

月亮，其实并不伤感、也不憔悴、也不孤独、也不苦闷，既然上帝造就了它，它就只好这样漫然地、毫无关联地照耀着。但在它的阴影下，却到处游移着柔软而又令人无法挣脱的晦涩。

柯先生就像这月亮一样，坐在街旁的长椅上吸烟。劲头挺足的那种牌子。看来来往的车辆。

前面不远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，汽车们总要在这里等候指示灯。

他忽然觉得他的车子出了毛病，发动的时候有些困难，后备箱好像也太小，装不了多少东西。

这让他很有些振奋，好像他一直在盼望他的车出毛病。如果不是汽车出毛病，别的什么出毛病也行，比如他的牙齿或他的眼镜。

他买了一本《购车指南》。每天花很多时间研究，并将各种车辆的主要性能指标，绘制成表格挂在墙上，以便一目了然地进行比较。又跑了不少汽车行。每天也不多跑，只跑一家。好像那些有规矩的好孩子，有了好吃的东西，不是几口吞下，而是每天咬一点，细细地品尝。

黑利打来电话，想要看看那几把老椅子。

“噢，对不起，黑利，我最近忙得不得了。”柯先生说。他的声调听上去很急迫，好像那令他极为忙碌的事，就在电话机一旁等着。



他没有像过去那样，抓着一个主顾，死活一说就是三十分钟。他得让他们知道，他并不是只能一头扎在这个买卖旧货的事情上。

黑利的嘴很快。

黑利也喜欢刨根问底。所以柯先生很快就放下了电话。否则黑利会问：你在忙些什么？

不过，在汽车行，或在书本上、广告上研究一辆车，和看着各种车辆同时在大街上跑的感觉可大不相同。所以柯先生觉得他有充分的理由，坐在街旁的长椅上。

这件事确实可以让他忙上一阵子。至少这几天他不用考虑今天该去逛书店，还是杂货店，还是菜市场……

他把这些日程安排的特别仔细。好比星期一去书店，星期二去杂货店，星期三去菜市场……不能星期一去书店，星期二还去书店；或星期一去杂货店，星期二还去杂货店，让书店、杂货店或菜市场的店员看出来，他无事可干、无处可去，只好每天到他们店里瞎逛。

那些书里，讲的都是什么生命和死亡的意义；哪怕海枯石烂也不他移的恋情；山野的淡泊；哭不出来的哭泣；无望了结的人生；历史的负担或忧虑；世人的浅薄粗俗和自己的无人可以理解……一律浪漫得不得了的字眼，和，都是凡人没有，所以也就显得假得不得了的事情，可他还是断不了地买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挺假。

当然还可以去法院旁听审判杀人犯、贩毒走私案；或是去等级不同的议院，旁听州议员们的立法讨论会……听一次还行，听多了也就觉得千篇一律。

“也许你的车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你那辆车不是一九八六年的车么？”林达说。

要是你邻人的车坏了，你当然应该表示，但愿这种绝对说不



上是好的事,不过是一个误会。

柯先生却觉得她另有所指。硬硬地回了一句:“这是我的车,它有毛病还是没毛病,我还不知道?”马上就为可能发展下去的谈话贴上了封条。

有些事不是经不起推敲,而是不能推敲,特别是不能让别人推敲。

“当然,这是你的事。”林达牵起自己的狗,继续向前走去。

一个男人,一旦到了每天遛六次狗的地步,恐怕就是山穷水尽了。你能指望一个山穷水尽的男人,能说出什么像样的话吗?

柯先生也牵着那条神情像他一样古怪的狗,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走着、走着,他就有点后悔,不该那么快地把林达偏走。

柯先生就站了下来,伸手拍了拍他那条狗的头,说:“伙计,幸亏有你。”

于是,那狗就“呜”地一叫,而不是像别的狗那样“汪”地一叫。

林达想,前几年她居然还想嫁给柯先生,真是荒唐。

柯先生有点钱。房子也不错,老殖民时期的。楼上大大小小六间房子,还不包括贮藏室、洗手间。楼下还有大餐厅、外客厅、内客厅、厨房、洗手间。

没有去过柯先生家的人,都以为他一个人住在里面指不定多么宽敞,其实他那栋房子里,塞满了旧陶瓷、旧地毯、旧家具……

旧和古不一样。好比古董很值钱,旧东西就不但不值钱,反而很便宜。

而且那个旧劲儿好像能传染,谁要是在他那栋房子里待一待,谁就不可避免地非旧起来不可。

好比柯先生的脸上,就有一种灰暗的憔悴,像一把久已没有揩拭、打磨的旧银勺。就连他送给她的圣诞礼物,也是一只旧皮夹子。据他说,那只皮夹子是某公主的旧物……弄得林达和他做



爱的时候，老觉得她不是和现在的柯先生做爱，而是和一个旧柯先生做爱。

那张不动都吱吱响，一动就天翻地覆的床，让她十分尴尬，好像她真干得那么出色。柯先生说那张床的前主人，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。

睡到半夜醒来，翻了一个身，发现身旁空空如也。下床一找，柯先生正戴着眼镜，在储藏室里研究刻在一只旧玻璃杯上的三个字母呢。他一面翻动着笔记本，一面喃喃地自言自语。一个人上了年纪不一定让人觉得老，可是上了年纪再加上自言自语，就让她觉得柯先生真的老了。

忽然他就把笔记本在胸前一合，仰望着天花板说：“噢，这杯子的主人原来是英格兰的一个望族。”那神情简直让林达以为是，柯先生找到了自己的祖宗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，难道用这个杯子喝咖啡就像喝香槟，在那张床上睡觉就不做噩梦，不失眠？”林达说。

柯先生想，往下，她就该问你为什么要倒卖这些旧货了。

这就是一个人和一个物的不同。

这就是一个你和她睡过觉的女人，和没有和她睡过觉的女人的不同。

这就是一个偶然凑在一起消闲解闷的人，和一个从早到晚、事无巨细都紧紧和你摽在一起的人的不同。

这使柯先生警觉。从此打消了找一个女人，与他同住那栋房子的念头。

而林达也明白了，她根本进入不了这个家。因为她是林达，而不是一只旧皮夹，或一根旧手杖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他们同时感到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到此为止。

他这就到康村去。在报纸上看到，今天那里有街道节，说不定就能搜罗到什么新奇的玩艺儿。



车一拐就上了高速公路。一上高速公路,就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,觉得自己正赶着去干点什么。虽然到了终点差不多总是没什么可干,或什么也干不成地让人扫兴。可是“在路上”的感觉真好:你就要到某个地方去,到一个暂时还没有变成现实的地方去。没有变成现实之前的东西,老让你觉得有奔头。

“赶上周末,你只好像蜗牛一样地爬。有一次我从纽约到波士顿,赶上下雪,整整开了七个小时。我想与其在路上蹭,还不如去喝杯咖啡。啊哈,McDonald's 里面挤得一个空座也没有,全让赶路歇脚的人挤满了。”柯先生对那辆有一会儿和他并驾齐驱的红色 Toyota 说。

他说的是“全是赶路歇脚的人”。他这样说的时候,便觉得那次从纽约到波士顿,并不是去看一个什么可看可不看的展览,而是公务在身。

然后他看见一辆涂抹得像柏林墙那么花哨的吉普停在路旁。几个穿黑皮夹克,一脑袋头发染得像七彩盘的年轻人,围在车盖前头比比画画,八成是抛了锚。

柯先生急不可待地将车停靠在高速公路边的紧急电话亭旁,拿起电话报警。很高兴有这样一个为他人——又何尝不是为自己,效劳的机会?

“……对,在 72 号公路,21 号出口附近……什么颜色? 看不出来。你不必打听车的颜色,你就看哪儿有一截柏林墙,那就是了。”

下了高速公路,一辆小车正好挡在他的前头,走走停停。“嗨,走哇,走哇。瞧这个老傻瓜,她为什么减速? 那边路口的黄灯已经亮了,开过去就是了,开过去这儿的红灯正好变绿……跟在这种人后头真是倒霉。”他按了按喇叭,可是他从前面那辆破 Ford 的后窗里,看到开车的老太太,竟伸出她右手的中指,朝他捅了捅。

“嘿,她还行。”柯先生颇为赏识地说。要是一个人还能赏识另一个人,至少说明他比那个人还行。



到了康村，他把车停好，不慌不忙地从街头看起。

街道节和拍卖行不一样。你兜里就是只有几块钱也可以逛逛街道节，买件小玩意儿或是吃个热狗。这可不是葡萄酸，就凭他研究旧货的劲头，不论研究哪一门类的古董，恐怕早就成了行家。研究旧货，可比研究一个门类的古董，工作庞杂多了。

他不经营古董，因为那些东西太昂贵了。除非亿万富翁，一般人买不起。你干了一年，也许只卖出一个瓶子，只有一个买主或卖主。买主或卖主有时还不亲自出面，而是由他们的代理人，在拍卖行里拍板成交。

拍卖行里的气氛冰冷而拘谨，在那冰冷拘谨的后面，老像藏着个阴谋。只有在喊价或是敲响成交槌的时候，才让人觉得有点人气。可是那一槌，老让没买着的人后悔自己没有痛下决心，错失良机。又让买了它的人，从此七上八下地思量好一阵子：究竟吃了大亏，还是占了大便宜……总之，它带给人的，是一种过于重大的思量。

也许卖出一张凡·高的画，从中可以赚到一大笔钱，但柯先生的目的不是赚钱，而是有个可以与人交谈的理由，哪怕只交谈两句呢。

这目的可能太不值一提，但对柯先生来说，它如晚餐后的一杯好酒，晨间一杯对口味儿的咖啡。

他觉着自己有些年月没有喝到好咖啡了。也不是咖啡的牌子问题。他试过好几种牌子，包括过去他们常喝的老牌子。照太太的老办法熬，加同样多的糖、同样多的奶油，坐在同样的桌子旁、椅子上……可那过去的味道，却永远回不来啦。

也许不过就是缺了那个人，什么就都不对劲儿了。

何必为了吸烟这样的事，和太太吵得不可开交呢，现在，再也没人反对他吸烟了，他想吸多少就吸多少。但他往往瞧着燃烧的烟头，想：吸不吸这口烟，真有那么必要吗？

太太让他分担一些家务，又何必有意将她心爱的整套瓷器，



砸碎一个盘子或一个碗？再不就弄坏吸尘器；再不就容易掉色的衣服和浅色的衣服一同放进洗衣机……吓得太太再也不敢让他干什么。

唉，还想这些干什么，想也白搭……还是打起精神逛街吧。

谁也想象不出那佝偻的老头为什么也来摆摊儿，他那张可以折叠的轻便小桌上，只有一把让人想到一间极脏的厨房的锡壶；一个齿痕累累的烟斗——那个经常叼这烟斗的人，肯定有一嘴参差不齐的老牙；一个蜡烛台倒是手工的，可是过于简陋，不过是块当间有个凹槽的方木头；还有一些卷边缺页的性杂志……全是讲不出什么名堂的东西。

那老头坐在一只吱嘎乱响、随时可能散架的椅子上，双目微合，轻轻地、一前一后地摇摆着他臃肿的身子，根本不在意是否有人光顾他的摊子。没准儿，他也不过是想找个理由，在一条足够热闹的街上坐那么一会儿。

想到这里，柯先生会意地点点头。

那些中年人差不多是专干这一行的。他们很精明，会摆出一两件确实有点意思的东西，但是价钱很刁。

女人干这个的不多。但只要干，就很难缠。

她们干什么不难缠？

你不能轻易地和她们搭讪，弄不好她就赖上你，让你非买不可。你要是不买，她会叫得整条街都听到。

最能起哄的是孩子。八成他们的家长答应，售物所得归他们个人所有。他们的要价，一开始大得不着边际，只要稍作讨论，就会降到一包巧克力的水平。他们需要的是一包巧克力，而不是指望这个买卖养家糊口。所以有时他们把家里还在用着的物件，也拿出来卖了。

这不，柯先生就在地摊上看到一捆旧信，卖货的男孩正在和别的孩子猜拳。他拿起那捆旧信翻了翻，觉得很值得买。看看信封上的邮票，这捆旧信可以说是万国来函。可是笔迹同属一人，



又是寄给同一个人的。收信人很仔细，显然也很珍惜这些信，拆封的地方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，不像有些信，就像让狗咬着撕开的。

寄信的是旅行家？外交官？经营跨国公司的商人？……

这些信是写给父母的？情人的？妻子的？丈夫的？朋友的？……

里面是否藏着有趣的故事？或什么意思也没有？……

这些邮票对杰西肯定有用。杰西集邮。尽管为那只老放大镜，杰西弄得他心里很不痛快。

那只老放大镜的进价就是十块钱，这还是他费了不少口舌杀下来的。弄得那个卖放大镜的老太太，上上下下打量他的穿戴，说：“先生，看不出您还在乎这两个钱。”

他不在乎，可是他得为别人在乎。

但是，也不能老让他往里搭钱是不是？

每每决定买进一件东西，他都要尽心尽力地杀价，为的是让他那些买主少花些钱。只有让他们花不多的钱，又能买到有点稀罕的物件，才能对他们有吸引力。

“这个破放大镜也值十块五毛？”杰西把放大镜往桌子上一扔就要走人。

“嗨，杰西，再看看这放大镜，镜片是玻璃的。看看手柄，铜的。现在上哪儿还能找到这样的放大镜？现在的放大镜，从头到尾都是塑料的。”

“塑料有塑料的好处，要不人们为什么把眼镜片儿，从玻璃的换成塑料的？”杰西似乎打定主意，坚决不肯承认那只老放大镜的独特之处。

“你再看看手柄上的花纹，上个世纪末、本世纪初青春派的风格。在美国，你能找到这种风格吗？”

“……放大镜的盒子边角都破损了。”杰西不是轻易接受诱惑的人，很精明地指出这个细节。

“可这盒子是真正摩洛哥烙花羊皮的啊。”



“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让我买这个破放大镜不可。”杰西说。

柯先生那正说得起劲儿的嘴，马上疲软地耷拉下来。

杰西当然不是嫌十块五毛太贵，杰西是看不起他。也许那些买主都看不起他，因为他老是死乞白赖地让他们买他的破烂，他一定是穷疯了……

唉，问题是他也得让自己相信，他这样劳碌，真的是有利可图。可是杰西不，杰西最后还是以十块钱和他成交。

不过杰西留下来和他一起喝了下午茶。

其实他一个人已经度过了很多个下午，很多个白天和夜晚。可是在一个人的、无穷的日日夜夜里，能有一个下午，和一个即使说不上亲近的人喝一会儿茶，也是不错的——如果晚上再接到一两个电话的话。

柯先生在所有的房间里装了电话机，包括地下室。只要电话铃一响，他就手忙脚乱地扑过去，从来没让电话铃响过三次以上。

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，他对着电视机差不多已经睡了一小觉，正靠在枕头上想，要不要上厨房去弄点吃的，电话铃就响了起来。

“哈喽，是电视台吗？”没等柯先生说是或不是，对方就继续说下去，“小羊队的四分卫斯蒂文太棒了，去年因为他受伤不能参赛，小羊队失去了蝉联冠军的机会，今年小羊队算是报仇雪恨了。什么，你觉得线卫迈克也不错？当然喽，他两次拦截成功。不过斯蒂文二十八次传球完成了十二次，共传出二百三十码。跑阵二十八次，达阵一百九十八码……我看他将来一定能获得‘海斯曼’奖。你说不一定？为什么……不，不，那几个太老了，斯蒂文是新星，发展前途很大……嘿，你怎么老说斯蒂文不行，我说，你爹是不是让斯蒂文揍过……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小羊队赢了，我高兴，我就是高兴。斯蒂文为小羊队立了大功……”

“咔嚓”一下，那人就把电话放下了，就像他的来电那么突



然。一场突如其来的,关于橄榄球新星斯蒂文能否获得“海斯曼”奖的讨论,就此中止。

柯先生想,也许那人怕他对他说,这里根本不是电视台。而且那人恐怕不那么快乐,如果他真那么快乐,也就不必给所谓的电视台打电话,而且不管是不是电视台,就一把抓住不放了。

1989年12月 于美国威斯林大学

梦当好处成乌有*

她吮了一口咖啡,卡普里的第一口咖啡。从昨夜到现在,这一口咖啡可以说是意味深沉。然后从嘴边移开了杯子,紧接着像烟瘾极大的人,久已没有抽烟而又得到一支好烟那样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很快,几乎是不自觉地又把杯子举到嘴边,又吮了一口,脸上就绽出一个不大情愿而又无法抑制的、赞赏的微笑。

后来,她又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。当她说道“请再来一杯咖啡”的时候,声音里有一些愧怍,好像她背叛了一往情深的巴黎咖啡和巴黎的所有。

她爱巴黎,那败落的、凄迷的美。

在洒落着秋雨的某个日子,坐在拉丁区,而不是香榭丽舍大街某个小咖啡馆临街的廊子里,隔着玻璃窗,散漫地瞧着被秋雨浸淫的街道、行人、车辆和狗……一切司空见惯……她那不清不楚的思绪,便更加自由自在,继续的无着无落。

间或有一个没撑伞的女郎缓缓走过,双手插在衣袋里,一身的萧瑟之气,怕冷,或是怕别的什么,尽量贴着咖啡馆的玻璃廊子,眼睛里透着满满的两窝湿红……

她不想说那句让人已经说滥了的话——她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;她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——她无须为女郎的眼泪猜测,不过她确实觉得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便又在下午的时间,在那家咖啡馆的那个座位上,明知无稽并无望,却又暗怀

* 元代文学家袁桷诗句。



希望地等着她再一次从那里走过。

间或那两个形影不离的酒友，每人挺着一管通红发亮、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鼻子，彼此搀扶着，像两只刚刚充气、轻盈饱满的气球，飘飘摇摇地飞向缥缈虚无的蓝天白云，以及在蓝天白云之上，才得以一见的干干净净的太阳，而不是飞向拉丁区最便宜的小酒馆；或出太阳时才会暖人的街心长椅；或湿漉漉的夜晚和夜晚灯柱下，那一窄条借以栖身的暗影……他们谁也不必听谁，谁也不想听谁地朗声交谈着，不论什么时候都有值得高兴的话题。拉丁区的人每天都能看见他们，就像他们每天都能看见她一样。

巴黎的早晨是呵欠的、醒来的、忙碌的、消磨的、匆忙的、迟暮的、茶花的、玫瑰的、刚出炉的面包的、老有咖啡在炉子上熬着的、一不小心就踩上狗屎的、巴黎圣母院以外的、穿着蓝围裙的运货工人的……

她觉得自己已经和巴黎的早晨融为一体，在那家咖啡馆里。看报纸；看街景；漫想着那些没什么可想的琐事；写一些可写可不写的信；听那些并不想听而又无意飘进耳朵的、断断续续催人欲睡的谈话……有些人也像她一样，一坐就难以起身，有些人则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……

然而巴黎又是抵制的、排斥的……

每日就这样不知是否离去，或不知是否留下地犹豫着、盘桓着。一旦回到租来的房子里，房东太太照例端上爬着蚂蚁的甜点，以及五味俱全唯独没有茶味儿的“英国茶”。

房东太太说到她的英国茶时，带着一种背离了唯法国为是的决绝。和，一个虽然家道早已败落，幸好还能用一两种老英格兰积习以壮声势的空虚。

每当她对那爬着蚂蚁的甜点显出疑惑的神色时，房东太太就会示范地拿起一块甜点，塞进她那阔大而丰腴的嘴。像经过很多个世纪的训练，下等人终于成为上等人那样，没有一点声响地嚼着，并在无声无息中，将那爬满蚂蚁的甜点，嚼出很有声色的



滋味。

“我们法国人就是这么吃的。”房东太太说。她并不是在说服她，而是在鉴定她，如果她不能像法国人这样吃，她就根本进入不了文明。

她更受不了那栋房子的气味，那是一种长期未经洗涤的胴体与强烈的香水混杂在一起的味道。不，不可能有人长久不洗浴，那可能是体液残留在衣物上的气味，而那些上等衣物，未必每穿之后必洗。

可她就是舍不下那院子的情调。西班牙式的廊子，垂吊在灰墙上的藤条，阳光时而在这个角落、时而在那个角落留下的暗影，狭窄、暧昧、回旋不已的楼梯……迟迟下不了离去的决心，就像你有时会爱上一个你也不明白怎么可能爱上的人。

她甚至在物色房子，顶好在塞纳河边，老而破的。从后窗里看出去，可以看得见那河。

房东太太说，恰巧在塞纳河边，她有一栋那样的房子准备出租或出售。

于是，她几乎就要下一个对漂泊的她来说，难有的决心。

可是那一天，她恰恰乘游艇在塞纳河上“来此一游”，风就吹落了她的帽子，她也没想去挽救那顶帽子，那本是一顶在什么地方随便买下的、不值得保留的“旅游品”。

她倚在船栏上，看着它飘飘摇摇，向演绎了许多浪漫故事的塞纳河投去。同时在想，这对那顶帽子岂不是正得其所的时候，却见船尾一个男人，手臂一扬，一把捞住了那顶没有什么必要留住的帽子，让她感到有些多余——因为在这以后，她不得不向那个男人说声谢谢。“谢谢”，已演变成所谓文明人类不得不常常使用的一种道具，以证明你的确是个有教养的上等人，不管你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回事。在浪漫的巴黎，“谢谢”以后，说不定还会有一个短暂而浪漫的故事……从而就开始了文明之累！

成年以后她尝试过各式各样的生存方式，但都以失败而告终，父亲很担心她的未来，可她却是过一天算一天地混着。有时